

主编
徐生

四库全书

远方出版社

文 白 对 照

四 库 全 书

第七十卷

主 编 徐 生

远方出版社



为甚。”识者以为确论。

五月，有星孛于太微。诏罢封禅。

从褚遂良之请也。

起复于志宁为太子詹事。

詹事于志宁遭母丧，起复旧职。太子筑宫室，妨农功，好郑、卫之乐，宠昵宦官，役使司驭，不许分番，私引突厥入宫。志宁上书切谏。太子大怒，遣刺客张师政、纥干承基杀之。二人入其第，见志宁寝处苦块，竟不忍杀。

西突厥咄陆可汗杀沙钵罗可汗。遣职方郎中陈大德使高丽。

大德初入其境，欲知山川风俗，所至城邑，以绫绮遗其守者，遂得游历。见中国人隋末从军没于高丽者，因问亲戚存没，大德曰：“皆无恙。”咸涕泣相告。数日后，隋人望之而哭者遍于郊野。大德归，言于上，上曰：“高丽本四郡地耳，吾发卒数万，取之不难。但山东州县凋瘵未复，吾不欲劳之耳。”

冬，十一月，以李世勣为兵部尚书。

并州长史李世勣，在州十六年，令行禁止，民夷怀服。上曰：“隋炀帝劳百姓筑长城，以备突厥，卒无所益。朕惟置李世勣于晋阳，而边尘不惊，其为长城，岂不壮哉！”因有是命。

薛延陀攻突厥，遣李世勣等将兵讨破之。

薛延陀、真珠可汗闻上将东封，曰：“天子封泰山，边境必虚，我以此时取思摩，如拉朽耳。”乃命其子大度设发诸部兵，合二十万，击突厥。思摩不能御，帅部落入长城，保朔州，遣使告急。诏遣世勣等分道击之。诸将辞行，上戒之曰：“薛延陀负其强盛，逾漠而南，行数千里，马已疲瘦，见利不能速进，不利不能速退。吾已敕思摩烧薶秋草，彼粮糗日尽，野无所获，卿等俟其将退，与思摩一时奋击，破之必矣。”十二月，世勣败薛延陀于诺真水，斩首三千余级，捕虏五万余人，大度设脱身走，值大雪，人畜冻死者什八九。世勣还军定襄。

贞观十六年（壬寅，642），春，正月，魏王泰上《括地志》。

泰好学。司马苏勗说泰以古之贤王皆招士著书，故泰奏请修《括地志》。于是大开馆舍，门庭如市，至是上之。泰月给逾于太子，褚遂良上疏曰：“圣人制礼，庶子虽爱，不得逾嫡，所以塞嫌疑之渐，除祸乱之源也。若当亲者疏，当尊者卑，则佞巧之奸乘机而

动矣。今魏王新出阁，宜示以礼。”上从之。上又令泰徙居武德殿，魏徵曰：“此殿海陵昔尝居之。陛下爱魏王，常欲使之安全，宜每抑其骄奢，不可处之嫌疑之地。”上遽遣泰归第。

徙死罪者实西州。括浮民附籍。以岑文本专知机密。夏六月，诏太子用库物，有司勿为限制。

诏太子用库物，有司勿为限制。于是太子发取无度。左庶子张玄素上太子书曰：“恩旨未逾六旬，用物已过七万，骄奢之极，孰云过此。苦药利病，苦言利行，伏惟居安思危，日慎一日。”太子恶之，令户奴阴伺击之，几毙。

秋七月，以长孙无忌为司徒，房玄龄为司空。九月，以魏徵为太子太师。

初，魏徵有疾，上手诏问之，且言“不见数日，朕过多矣，若有闻见，可封状进来”。徵上言：“比者弟子陵师，奴婢忽主，下多轻上，渐不可长”，又言：“陛下临朝，常以至公为言，退而行之，未免私僻。或畏人知，横加威怒，欲盖弥彰，竟有何益？”徵宅无堂，上命辍小殿之材以构之，五日而成，仍赐以素屏褥几杖等，以遂其所尚。徵上表谢，上手诏曰：“处卿至此，盖为黎元与国家，何事过谢？”会上问侍臣以国家急务，褚遂良曰：“太子诸王，宜有定分，此为最急。”时太子承乾失德，魏王泰有宠，群臣日有疑议，故遂良对及之。上乃曰：“方今群臣忠直，无逾魏徵。我遣傅太子，用绝天下之疑。”乃以徵为太子太师。徵以疾辞，上曰：“知公疾病，可卧护之。”徵乃受诏。上尝谓侍臣曰：“朕虽平定天下，其守之甚难。”徵对曰：“臣闻战胜易，守胜难。陛下之言及此，宗庙社稷之福也。”上尝问徵：“比来朝臣殊不论事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陛下虚心采纳，必有言者。凡臣徇国者寡，爱身者多，彼畏罪，故不言耳。”房玄龄、高士廉遇少府少监窦德素于路，问：“北门近何营缮？”德素奏之，上怒，让玄龄等曰：“君但知南牙政事。北门小营缮，何预君事？”玄龄等拜谢。魏徵进曰：“玄龄等为陛下股肱耳目，于中外事岂有不应知者？使所营是则当助成之，非则当请罢之，不知何罪而责，亦何罪而谢也。”上甚愧之。

上尝问侍臣曰：“或君乱而臣治，或君治而臣乱，孰愈？”魏徵对曰：“君治，则善恶明、赏罚当，臣安得而乱之？苟为不治，纵暴悞谏，虽有良臣，将安所施？”上曰：“齐文宣得杨遵彦，非君乱而

臣治乎？”对曰：“彼才能救亡耳，乌足为治哉？”

西突厥寇伊州，安西都护郭孝恪击败之。

西突厥咄陆可汗既并沙钵罗之众，自恃强大，遣兵寇伊州，郭孝恪击败之。初，高昌既平，岁发兵千余人戍守其地。褚遂良上疏曰：“陛下取高昌，调人屯戍，破产办装，死亡者众。设使张掖、酒泉有烽燧之警，陛下岂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，终当发陇右诸州兵食以赴之耳。然则河西者，中国之心腹；高昌者，他人之手足，奈何糜弊本根以事无用之士乎？愿择高昌子弟，使君其国，永为藩辅，内安外宁，不亦善乎？”上弗听。及是，上悔之曰：“魏徵、褚遂良劝我复立高昌，吾不用其言，今方自咎耳。”

西突厥咄陆可汗为其下所逐，遣使立射匮可汗。

西突厥咄陆可汗击破米国，不分虏获与其下，又斩其将泥敦噉。泥敦噉部将胡禄屋袭击之。咄陆走保白水胡城，所部请阙，请废之，更立可汗。上遣使立莫贺咄之子为乙毗射匮可汗，帅诸部击咄陆。咄陆败之，使人招其故部落，皆曰：“使我千人战死，一人独存，亦不汝从。”咄陆自知不为众所附，乃奔吐火罗。

冬十月，郢公宇文士及卒。

上尝止树下，爱之。士及从而誉之不已，上正色曰：“魏徵尝劝我远佞人，我不知佞人是谁，意疑是汝，今果不谬。”士及叩头谢。至是卒，谥曰“纵”。

许以新兴公主嫁薛延陀。

上谓侍臣曰：“薛延陀屈强莫比，今御之有二策：苟非发兵殄灭之，则与之婚姻，以抚之耳。”房玄龄对曰：“兵凶战危，臣以为和亲便。”先是，契苾何力归省其母于凉州。会契苾部落皆欲归薛延陀，何力不可，部落执之以降。何力拔佩刀东向，大呼曰：“岂有大唐烈士而受屈虏庭？”因割左耳以自誓。上闻契苾叛，曰：“何力心如铁石，必不叛我。”会有使者自薛延陀来，具言其状，上即命兵部侍郎崔敦礼持节使薛延陀，许以新兴公主妻之，以求何力。何力由是得还。

十一月，高丽泉盖苏文弑其王建武。

高丽东部大人泉盖苏文凶暴多不法，其王及大臣议诛之。盖苏文知之，勒兵尽杀诸大臣，因驰入宫，手弑其王，立王弟子藏为王，自为莫离支，其官如中国吏部尚书也。盖苏文状貌雄伟，意志豪逸，

身佩五刀，左右莫敢仰视。亳州刺史裴思庄奏请伐高丽，上曰：“高丽职贡不绝，为贼臣所弑，朕甚哀之。但山东凋弊，吾未忍言用兵耳。”

广州都督党仁弘有罪，徙钦州。

高祖之人关也，党仁弘将兵有功，其后历官，所至有声迹，至是为广州都督，坐脏当死。上欲宥之，召五品以上谓曰：“法者，人君所受于天，不可以私。今朕私党仁弘而欲赦之，是自乱其法，上负于天。欲席藁于南郊三日，日一进蔬食以谢罪。”群臣以为门贬太过，顿首固请。上乃降手诏曰：“朕有三罪：知人不明，一也；以私乱法，二也；善善未赏，恶恶未诛，三也。”于是黜仁弘为庶人，徙钦州。

十二月，猎于骊山。

上猎于骊山，登山见围有断处，顾谓左右曰：“吾见其不整而不刑，则堕军法；刑之，则是吾登高临下，以求人之过也。”乃托以道险，引辔入谷以避之。

诏议反逆缘坐律。

刑部以反逆缘坐律兄弟没官为轻，请改从死。敕八座议之。议者皆以为秦汉之法，反者族夷，宜如刑部之请。给事中崔仁师驳曰：“古者父子兄弟，罪不相及，奈何以亡秦酷法变隆周中典？”上从之。

贞观十七年（癸卯，643），春正月，郑公魏徵卒。

魏徵寝疾。上与太子同至其第，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。徵薨，命百官赴丧，给羽葆鼓吹，陪葬昭陵，其妻裴氏曰：“徵平生俭素，今葬以羽仪，非其志也。”悉辞不受，以布车载柩而葬。上登苑西楼，望哭尽哀，自制碑文，并为书石，谓侍臣曰：“人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为镜，可以见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知得失。魏徵没，朕亡一镜矣。”

以张亮为洛州都督。

侯君集自以有功而下吏，怨望有异志。会亮出为洛州，君集谓曰：“我平一国来，逢嗔如屋大。郁郁殊不聊生，公能反乎？与公反。”亮密以闻，上曰：“卿与君集皆功臣，语时旁无他人，若下吏，君集必不服，卿且勿言，待君集如故。”

图功臣于凌烟阁。

上命图画功臣长孙无忌、赵郡王孝恭、杜如晦、魏徵、房玄龄、

高士廉、尉迟敬德、李靖、萧瑀、段志玄、刘弘基、屈突通、殷开山、柴绍、长孙顺德、张亮、侯君集、张公谨、程知节、虞世南、刘政会、唐俭、李世勣、秦叔宝等于凌烟阁。

齐州都督齐王祐反，伏诛。

祐性轻躁，昵近群小，好畋猎。长史权万纪骤谏不听，恐并获罪，乃条祐过失，迫令表首。上以敕书戒之。祐大怒曰：“长史卖我以为功，必杀之。”万纪拘持祐益急，不听出城门，悉解纵鹰犬，劾其左右数十人。上遣使按之，诏祐入朝。祐杀万纪，驱民入城，缮甲兵楼堞。诏发兵讨之，赐手敕曰：“吾常戒汝勿近小人，正为此耳。”兵未至，齐府兵曹杜行敏等执祐送京师，赐死。上简祐家文疏，得记室孙处约谏书，嗟赏之，累迁中书舍人。

夏四月，太子承乾谋反，废为庶人。立晋王治为皇太子。贬魏王泰为东莱郡王。

太子承乾，少有璧疾，喜声色畋猎，所为奢靡，畏上知之，对宫臣常论忠孝，或至涕泣，退归宫中，则与群小相褻狎。宫臣有欲谏者，太子揣知其意，辄迎拜自责。募亡奴，盗民间马牛，亲临烹煮，与所幸厮役共食之。又效突厥语及服饰饮食，谓左右曰：“一朝有天下，当帅数万骑猎于金城西，然后解发委身思摩。若当一设，不为人后矣。”汉王元昌所为多不法，上数谴责之，由是怨望。太子与之甚善，朝夕同游戏，大呼交战，击刺流血，以为娱乐。尝曰：“我为天子，极情纵欲，有谏者辄杀之，不过数百，人众自定矣。”私幸太常乐童，与同卧起。上怒杀之。太子于宫中构室立像，朝夕奠祭，称疾不朝谒者数月。魏王泰多能有宠，潜有夺嫡之志，折节下士，以求声誉。上命韦挺、杜楚客摄泰府事，二人俱为泰要结朋党。太子畏其逼，阴养刺客纣干承基等谋杀之。吏部尚书侯君集怨望，以太子暗劣，欲乘衅图之，因劝之反。太子大然之，厚赂中郎将李安俨使为中调。洋州刺史赵节、驸马都尉杜荷，皆预其谋，割臂为誓，荷谓之曰：“天文有变，当速发，但称暴疾危笃，主上必亲临视，因兹可以得志。”会齐王祐反，事连承基，系狱当死，上变告太子谋反，敕大理、中书、门下参鞠之，反形已具。上面责承乾，承乾曰：“臣为太子，复何所求？但为泰所图，时与朝臣谋自安之术，不逞之人遂教臣为不轨耳。今若泰为太子，所谓落其度内也。”上乃谓侍臣曰：“将何以处承乾？”群臣莫敢对。通事舍人来济进曰：

“陛下不失为慈父，太子得尽天年则善矣。”上从之，诏废承乾为庶人，幽之。元昌赐自尽。君集、安俨、节、荷等皆伏诛。庶子张玄素等以不谏诤，免为庶人。独于志宁以数谏见褒。君集被收，上谓侍臣曰：“君集有功，欲乞其生，可乎？”群臣不可，上乃泣谓之曰：“与公长诀矣。”遂斩之，而原其妻子。上尝使李靖教君集兵法，君集言于上曰：“靖将反矣。”上问其故，对曰：“靖独教臣以其粗，而匿其精，以是知之。”上以问靖，对曰：“此乃君集欲反耳。今诸夏已定，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，而君集固求尽臣之术，非反而何？”江夏王道宗尝从容言于上曰：“君集自负微功，耻在房、李之下，以臣观之，必将为乱。”上不之信，至是，上乃谢道宗曰：“果如卿言。”承乾既获罪，魏王泰日入侍奉，上面许立为太子，岑文本、刘洎亦劝之。长孙无忌固请立晋王治。上谓侍臣曰：“昨青雀投我怀云‘臣今日始得为陛下子，臣死之日，当为陛下杀之，传位晋王。’朕甚怜之。”谏议大夫褚遂良曰：“陛下失言。此国家大事，存亡所系，愿熟思之。且陛下万岁后，魏王据天下之重，肯杀其爱子以授晋王哉？陛下前者以嫡庶之分不明，致此纷纭。今必立魏王，愿先措置晋王，始得安全耳。”上流涕曰：“吾不能也。”因起入宫。魏王泰恐上立晋王，谓之曰：“汝与元昌善，得无忧乎？”治忧形于色。上怪，屡问其故，治以状告。上恍然，始悔立泰之言矣。上独留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李世勣、褚遂良谓曰：“我三子一弟，所为如是，我心诚无聊赖。”因自投于床，抽佩刀欲自刺，遂良夺刀以授晋王，无忌等请上所欲，上曰：“我欲立晋王。”无忌曰：“谨奉诏。”上乃使治拜无忌，曰：“汝舅许汝矣。”即御太极殿，召群臣谓曰：“承乾悖逆，泰亦凶险，诸子谁可立者？”众皆欢呼曰：“晋王仁孝，当为嗣。”上悦，诏立晋王治为皇太子，时年十六。谓侍臣曰：“我若立泰，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。自今太子失道、藩王窥伺者，皆两弃之，传诸子孙，永为后法。且泰立则承乾与治皆不全，治立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。”乃降泰爵东莱郡王，幽之北苑；府僚亲狎者，皆迁岭表。

以太子太保萧瑀、詹事李世勣，同中书门下三品。

诏以长孙无忌为太子太师，房玄龄为太傅，萧瑀为太保，李世勣为詹事。瑀、世勣并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同三品自此始。又以李大亮、于志宁、马周、苏勣、高季辅、张行成、褚遂良，皆为僚属。

世勣尝得暴疾，方云“须灰可疗”，上自剪须，为之和药，又尝从容谓曰：“朕求群臣可托幼孤者，无以逾公。公往不负李密，岂负朕哉？”世勣流涕辞谢，啮指出血。定太子见三师仪。迎于殿门外，先拜，三师答拜；每门让于三师，三师坐，太子乃坐；其与书前后，称名“惶恐”。黄门侍郎刘洎言太子宜勤学问，亲师友，今入侍宫闱，动逾旬朔，师保以下接对甚希。上乃命洎与岑文本、褚遂良、马周更诣东宫，与太子游。上自立太子，遇物则诲之。见其饭，则曰：“汝知稼穡之艰难，则常有斯饭矣。”见其乘马，则曰：“汝知其劳而不竭其力，则常得乘之矣。”见其乘舟，则曰：“水所以载舟，亦所以覆舟；民犹水也，君犹舟也。”见其息于木下，则曰：“木从绳则正，君从谏则圣。”上疑太子柔弱，密谓长孙无忌曰：“雉奴懦，恐不能守社稷。吴王恪英果类我，我欲立之，何如？”无忌固争，以为不可。上曰：“公以恪非己之甥邪？”无忌曰：“太子仁厚，真守文良主。储副至重，岂可数易？”上乃止，谓恪曰：“父子虽至亲，及其有罪则法不可私。汉立昭帝，燕王不服，霍光折简诛之，此不可以不戒。”上谓群臣曰：“吾如治年时，颇不能循常度。治自幼宽厚，谚曰‘生狼犹恐如羊’，冀其稍壮自不同耳。”无忌对曰：“陛下神武，乃拨乱之才。太子仁恕，实守文之德也。”

六月朔，日食。遣太常丞邓素使高丽。

素还，请于怀远戍增兵，以逼高丽。上曰：“‘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’，未闻一二百戍兵能威绝域者也。”

高士廉罢，仍同三品。诏太子知左、右屯营兵马事。

薛延陀来纳币，诏绝其婚。

薛延陀真珠可汗使其侄来纳币，献羊马。契苾何力上言：“薛延陀不可与婚。”上曰：“吾许之矣，可食言乎？”何力对曰：“愿且迁延。敕夷男使亲迎，彼必不敢来，则绝之有名矣。”上从之，乃诏幸灵州，召真珠可汗会礼。真珠欲行，其臣曰：“不可，往必不返。”真珠曰：“天子圣明，远近朝服，今亲幸灵州，以爱主妻我，我得见天子，死不恨矣。薛延陀何患无君？”又多以羊马为聘，经沙碛，耗死过半，乃责以聘礼不备绝之。褚遂良上疏曰：“往者，夷夏咸言陛下欲安百姓，不爱一女，莫不怀德。今一朝忽有改悔之心，得少失多，臣窃为国家惜之。嫌隙既生，必构边患，彼国蓄见欺之怒，此民怀负约之惭，恐非所以服远人、训戎士也。夫龙沙以北，部落无

算，中国诛之，终不能尽。当怀之以德，使为恶者在夷不在华，失信者在彼不在此耳。”上不听。薛延陀先无府库，至是厚敛诸部，以充聘礼，诸部怨叛，薛延陀由是遂衰。

遣使册高丽王藏为辽东郡王。

上曰：“盖苏文弑其君而专国政，诚不可忍，以今日兵力取之不难，但不欲劳百姓。吾欲且使契丹、靺鞨扰之，何如？”长孙无忌曰：“盖苏文自知罪大畏讨，必严设守备。陛下姑为之隐忍，彼得以自安，必更骄惰，讨之未晚也。”上曰：“善。”于是遣使持节，册命高藏为辽东郡王。

秋七月，贬杜正伦为交州都督。

初，太子承乾失德，上密谓庶子杜正伦曰：“吾儿果不可教，当来告我。”正伦屡谏，不听，乃以上语告之。承乾表闻，上责正伦，正伦对曰：“臣以此恐之，冀其迁善耳。”及承乾败，正伦左迁交州。

陪魏徵碑。

初，魏徵尝荐杜正伦、侯君集有宰相之才。至是，正伦以罪黜，君集谋反诛，上始疑徵阿党。又有言徵自录前后谏辞，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，上愈不悦，乃罢叔玉尚主，而陪所撰碑。

房玄龄等上《高祖今上实录》。

上尝谓褚遂良曰：“卿知起居注所书，可得观乎？”对曰：“史官书人君言动，备纪善恶，庶几人君不敢为非，未闻自取而观之也。”上曰：“朕有不善，卿亦记之邪？”对曰：“臣职当载笔，不敢不记。”黄门侍郎刘洎曰：“借使遂良不记，天下亦皆记之矣。”上又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：“朕之心异于前世帝王，所以欲观国史，盖欲知前日之恶，为后来之戒耳。公可撰次以闻。”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言：“陛下独览起居，于事无失。若以此法传示子孙，或有饰非护短，史官不免刑诛，则莫不顺旨全身，千载何所信乎？”上不从。玄龄乃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为《高祖今上实录》，书成上之。上见书，六月四日事，语多微隐，谓玄龄曰：“昔周公诛管、蔡以安周，季友鸩叔牙以存鲁，朕之所为，亦类是耳，史官何讳焉？”即命直书其事。

九月，新罗乞兵伐高丽，遣使谕之。

新罗遣使言百济与高丽连兵，谋绝新罗入朝之路，乞兵救援。上遣使赉玺书谕之。盖苏文不奉诏，使还，上曰：“盖苏文弑君，不可以不讨。”谏议大夫褚遂良曰：“今中原清晏，四夷觐服，陛下之

威望大矣，乃欲渡海远征小夷，万一蹉跌，伤威损望，更兴忿兵，则安危难测也。”李世勣曰：“间者薛延陀入寇，陛下欲发兵穷追，用魏徵之言，遂失机会，不然，薛延陀无遗类矣。”上曰：“然。此诚徵之误，朕寻悔之而不欲言，恐塞嘉言之路耳。”遂欲自征高丽，遂良复谏曰：“天下譬犹一身，两京心腹也，州县四肢也，四夷身外之物也。高丽罪大，诚当致讨，但命一二猛将，将四五万众，取之如反掌耳。今太子新立幼稚，诸王陛下所知，一旦弃金汤之全，逾辽海之险，以天下之君，轻行远举，皆臣之所甚忧也。”群臣亦多有谏者，上皆不听。

徙故太子承乾于黔州、顺阳王泰于均州。冬十一月，诏黜封德彝，赠谥。

初，上与隐太子、巢刺王有隙，封德彝阴持两端。上皇欲废隐太子，德彝固谏而止。至是，侍御史唐临追劾此事，请黜官夺爵。尚书唐俭等请降赠改谥，诏从之。改谥曰：“谬”。

贞观十八年（甲辰，644），春三月，以薛万彻为右卫大将军。

上尝谓侍臣曰：“于今名将，唯世勣、道宗、万彻，三人而已。世勣、道宗不能大胜亦不大败，万彻非大胜即大败。”

秋七月，以刘洎为侍中，岑文本、马周为中书令。

文本既拜，还家有忧色。母问其故，文本曰：“非勋非旧，滥荷宠荣，位高责重，所以忧怯。”语贺客曰：“今受吊，不受贺也。”

上尝谓侍臣曰：“朕欲自闻其失，诸公其直言无隐。”刘洎曰：“顷有上书不称旨者，陛下皆面加穷诘，恐非所以广言路。”马周曰：“陛下比来赏罚，微以喜怒有所高下。”上皆纳之。上文学辩敏，群臣言事者，引古今以折之，多不能对。刘洎上书谏曰：“以至愚而对至圣，以极卑而对至尊，虚襟以纳其说，犹恐未敢对敷。况动神机，纵天辩，饰辞而折其理，引古以排其议，欲令凡庶何阶应答？且多记损心，多语损气，愿为社稷自爱。”上飞白答之曰：“非虑无以临下，非言无以述虑，比有谈论，遂致烦多，轻物骄人，恐由兹道，形神志气，非此为劳。今闻谏言，虚怀以改。”

九月，以褚遂良为黄门侍郎，参予朝政。

上尝问褚遂良曰：“舜造漆器，谏者十余人，此何足谏？”对曰：“奢侈者，危亡之本。漆器不已，将以金玉为之。忠臣爱君，必防其渐；若祸乱已成，无所复谏矣。”上曰：“然。朕见前世帝王拒谏者，

多云业已为之，终不为改，如此欲无危亡，得乎？”上谓长孙无忌等曰：“人苦不自知其过，卿可为朕明言之。”无忌对曰：“陛下武功文德，臣等将顺之不暇，又何过之可言？”上曰：“朕问公以已过，公等乃曲相谏说。朕欲面举公等得失，以相戒而改之，何如？”皆拜谢。上曰：“长孙无忌善避嫌疑，敏于决断，而总兵攻战，非其所长。高士廉临难不改节，当官无朋党，所乏者骨鲠规谏耳。唐俭言辞辩捷，善和解人，事朕三十年，遂无言及于献替。杨师道性行纯和，而情实怯懦，缓急不可得力。岑文本性质敦厚，持论恒据经远，自当不负于物。刘洎性最坚贞，有利益，然意尚然诺，私于朋友。马周见事敏速，直道而言，朕比任使，多能称意。褚遂良学问稍长，性亦坚正，每写忠诚，亲附于朕，譬如飞鸟依人，人自怜之。”

郭孝恪击焉耆，执其王突骑支。

焉耆贰于西突厥，朝贡多缺。郭孝恪帅步、骑三千击之，执其王突厥支。上谓太子曰：“焉耆王不求贤辅，不用忠谋，自取灭亡。系颈万里，人以此思惧，则惧可知矣。”

高丽遣使入贡，却之。

盖苏文贡白金，褚遂良曰：“此郅鼎之类，不可受也。”上从之，谓其使者曰：“盖苏文弑逆，汝曹不能复仇，更为游说，以欺大国，罪孰大焉？”悉以属大理。

冬十月，朔，日食。帝如洛阳，命房玄龄留守。十一月，以张亮、李世勣为行军大总管，诏亲征高丽。

十一月，上至洛阳。前宜州刺史郑元铸已致仕，上以其尝从隋炀帝伐高丽，召问之。对曰：“辽东道远，粮运艰阻，东夷善守城，攻之不可猝下。”上曰：“今日非隋之比，公但听之。”上闻洛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，召问方略，嘉其才敏，劳勉之。名振失不拜谢，上试责怒，以观其所为。名振谢曰：“疏野之臣，未尝亲奉圣问，适方心思所对，故忘拜耳。”举止自若，应对愈明辩，上乃叹曰：“奇士也。”即日拜右骁卫将军。以张亮为平壤大总管，帅兵四万，舰五百，自莱州泛海趋平壤；又以李世勣为辽东大总管，帅步骑六万及兰河降胡趋辽东。手诏谕天下：“以高丽盖苏文弑主虐民，今问其罪，所过营顿无为劳费。昔隋炀帝残暴，高丽王仁爱，故不能成功。今以大击小，以顺讨逆，以治乘乱，以逸敌劳，以悦当怨，何忧不克？布告元元，勿为疑惧。”

十二月，武阳公李大亮卒。

大亮恭俭忠谨，每宿直，必坐寐达旦，房玄龄每称其有王陵、周勃之节。初，大亮为李密所获，其帅张弼见而释之。及大亮贵，求弼，弼为将作丞，自匿不言。大亮遇诸途而识之，持弼而泣，以家货遗弼，不受。言于上，乞悉以其官爵受之。上为之擢弼为中郎将。时人皆贤大亮不负恩，而多弼之不伐也。至是，副玄龄守师，卒，遗表请罢高丽之师。家余米五斛，布三十四。亲戚早孤，为大亮所养，丧之如父者，十有五人。谥曰：“懿”。

故太子承乾卒。突厥徙居河南，可汗李思摩入朝。

突厥候利苾可汗北渡河，薛延陀恶之，数相攻，候利苾可汗有众十万，不能抚御，其众悉南渡河，请处于胜、夏之间，上许之。群臣皆曰：“陛下方远征辽左，而置突厥于河南，距京师不远，岂得不为后虑？愿留镇洛阳，遣诸将东征。”上曰：“夷狄亦人耳，其情与中夏不殊。以德治之，则可使如一家。且彼不北走薛延陀，而南归我，其情可见矣。”俟利苾既失众，轻骑入朝，上以为右武卫将军。

贞观十九年（乙巳，645），春正月，帝发洛阳。

上谓侍臣曰：“朕自发洛阳，惟啖肉饭，虽春蔬亦不之进，惧其烦扰故也。”见病卒，召至榻前存慰，付州县疗之。士卒咸悦。

封比干墓。

诏谥殷太师比干曰“忠烈”，命所司封其墓，春秋祠以少牢，给五户洒扫。上至邺，自为文，祭魏太祖曰：“临危制变，料敌设奇，一将之智有余，万乘之才不足。”

三月，至定州，诏皇太子监国。

诏太子监国，留居定州，命太傅高士廉、詹事张行成、庶子高季辅及侍中刘洎、中书令马周，同掌机务以辅之。将行，太子悲泣数日，上曰：“为国之要，在于进贤退不肖，赏善罚恶，至公无私。汝当努力行此，悲泣何为？”

发定州。

长孙无忌、岑文本、杨师道从。上亲佩弓矢，手结雨衣于鞍后。

夏四月，诸军至玄菟、新城。

李世勣军发柳城，多张形势，若出怀远镇者，而潜师北趋甬道，出高丽不意，自通定济辽水，至玄菟，高丽大骇，城邑皆闭。辽东

副总管江夏王道宗将兵数千，至新城。折冲都尉曹三良引十余骑，直压城门，城中惊扰，无敢出者。营州都督张俭将胡兵为前锋，进渡辽水，趋建安城，破高丽兵，斩首数千级。

岑文本卒。以许敬宗检校中书郎。

上悉以军中资粮、器械、簿书，委岑文本。文本夙夜勤力，精神耗竭，遇暴疾，薨。上召许敬宗代之。

李世勣拔盖牟城。

李世勣拔盖牟城，获其戍卒七百人，皆请从军自效。上曰：“汝为我战，高丽必族汝家，得一人之力而灭一家，吾不忍也。”皆稟赐而遣之，以其城为盖州。

五月，张亮拔卑沙城。

张亮帅舟师渡海，袭卑沙城。其城四面悬绝，惟西门可上。程名振引兵夜至，副总管王大度先登。五月，拔之，获男女八千口。

帝渡辽，拔辽东城。

李世勣进至辽东城下，高丽步骑四万救之。江夏王道宗将四千骑逆击之。军中皆以为众寡悬绝，不若深沟高垒，以俟车驾之至。道宗曰：“吾属为前军，当清道以待乘舆，乃更以贼遗君父乎？”既合战，唐兵不利，道宗登高而望，见高丽阵乱，与骁骑数十冲之，世勣引兵助之，高丽大败。车驾至辽泽，泥淖二百余里，布土作桥以渡，既渡撤之，以坚士卒之心。上至辽东城下，见士卒负土填堑，即分其尤重者，自于马上持之，从官争负土致城下。时世勣攻城已十二日矣，上引精兵会之，围其城数百重，纵火登城，高丽力战不能敌，遂克之。所杀万余人，得胜兵万余人，男女四万，以其城为辽州。

进军白岩城。六月，降之。

进军白岩城，李思摩中弩矢，上亲吮血，将士闻之，莫不感动。契苾何力击高丽救兵，挺身陷阵，槊中其腰，尚辇奉御薛万备单骑往救，拔何力于万众之中而还。何力气益愤，束疮而战，遂破高丽兵。白岩城请降，既而中悔。上怒其反覆，攻之，令军中曰：“得城，当悉以人物赏战士。”六月，复请降。上将受之，李世勣谓曰：“士卒所以争冒矢不顾其死者，贪虏获耳。今城垂拔，奈何更受其降，孤将士之心。”上下马谢曰：“将军言是也。然纵兵杀人而虏其妻孥，朕所不忍。将军麾下有功者，朕以库物赏之，庶因将军赎此

一城。”世呪乃退。上受其降，以为岩州。何力疮重，上自为傅药，求得刺何力者，使自杀之。何力曰：“彼为其主冒白刃，忠勇之士，不可杀也。”遂舍之。

进攻安市城，大破其救兵于城下。

车驾至安市城，攻之。高丽北部靺鞨延寿、惠真帅兵十五万救安市。上曰：“今为延寿策有三：引兵直前，连城为垒，据险食粟，掠吾牛马，攻之不可猝下，欲归则泥濘为阻，坐困吾军，上策也；拔城中之众，与之宵遁，中策也；不度智，能来与吾战，下策也。卿曹观之，彼必出下策，成擒在吾目中矣。”高丽有对卢年老习事，谓延寿曰：“秦王内芟群雄，外服戎狄，独立为帝，此命世之才。今举海之众而来，不可敌也。为吾计者，莫若顿兵不战，旷日持久，分遣奇兵，断其运道，粮食既尽，求战不得，欲归无路，乃可胜也。”延寿不从，引军直进。上犹恐其不至，命阿史那社尔将千骑以诱之，兵始交而伪走。高丽相谓曰：“易与耳。”竞进乘之，至安市城东南八里，依山而阵，长四十里。上与无忌等从数百骑，乘高观望形势。江夏王道宗曰：“高丽倾国以拒王师，平壤之守必弱，愿假臣精兵五千，覆其本根，则数十万众可不战而降矣。”上不应，命李世勣将步骑万五千，陈于西岭；长孙无忌将精兵万一千，自山北出狭谷，以冲其后；上自将步骑四千为奇兵，挟鼓角，偃旗帜，登北山，敕诸军闻鼓角齐出奋击。延寿等见世勣布阵，勒兵欲战。上望见无忌军尘起，命作鼓角、举旗帜，诸军鼓噪并进。延寿等大怯，欲分兵御之，而阵已乱。薛仁贵大呼陷阵，所向无敌，大军乘之，高丽兵大溃。延寿、惠真帅众请降，举国大骇。后，黄城、银城皆自遁去，数百里无复人烟。上乃更名所幸山曰“驻蹕山”，刻石纪功焉，驿书报太子、高士廉等曰：“朕为将如此，何如？”

秋七月，张亮至建安城，破高丽兵。

亮军过建安城下，壁垒未固，高丽兵奄至。亮素怯，踞胡床，直视不言。将士见之，更以为勇，相与击高丽兵，破之。

九月，薛延陀真珠可汗死，子多弥可汗拔灼立。

初，真珠可汗请分国，立其二子皆为可汗，诏从之。至是，拔灼杀其兄曳莽而自立，是为多弥可汗。

帝攻安市城，不下，诏班师。

上之克白岩也，谓李世勣曰：“安市城险而兵精，建安兵弱而粮

少。若出其不意，攻之必克；建安下，则安市在吾腹中，此兵法所谓‘城有所不攻’者也。”对曰：“建安在南，安市在北，吾军粮皆在辽东。今逾安市而攻建安，若贼断吾粮道，将若之何？”上从之。世勣遂攻安市，不下。上怒，世勣请克城之日，男子皆坑之。安市人闻之，益坚守，攻久不下。高延寿、高惠真共请曰：“乌骨城主老耄，不能坚守，移兵临之，朝至夕克，其余小城，必望风奔溃，然后收其资粮，鼓行而前，平壤必不守矣。”群臣亦请召张亮，拔乌骨，渡鸭绿水，直取平壤。上将从之，长孙无忌以为“天子亲征，异于诸将，不可乘危侥幸。若向乌骨，则建安、新城之虏必蹶吾后。不如先取安市、建安，然后进”，乃止。江夏王道宗督众筑土山，以逼其城，城中亦增城以拒之，士卒交战，日六七合，冲车砲石坏其楼堞，城中随立木栅，以塞其缺，昼夜不息，凡六旬，用功五十万，山颓压城，城崩，会守城傅伏爱私离所部，高丽自缺城出战，遂夺土山，堦而守之。上怒，斩伏爱以徇，命诸将攻之，三日不能克。上以辽左早寒，草枯水冻，士马难久留，且粮食将尽，敕班师。先拔辽、盖二州户口渡辽，乃耀兵于安市城下而旋。城主登城拜辞，上嘉其固守，赐缣百匹，以励事君。还师渡辽，暴风雪，士卒沾湿，多死者。

冬十月，遣使祀魏徵，复立所仆碑。

凡征高丽，拔十城，徙辽、盖、岩三州户口入中国者，七万人；新城、建安、驻骅三大战，斩首四万余级，战士死者几三千人，战马死者什七八。上以不能成功，深悔之，叹曰：“魏徵若在，不使我有是行也。”命驰驿祀徵以少牢，复立所制碑，召其妻子诣行在，劳赐之。

帝还至营州，祭战亡士卒。

上至营州，诏战亡士卒骸骨并集柳州，命有司具太牢，上自作文以祭之，临哭尽哀。

赎诸军所虏高丽民万四千口。

上闻太子奉迎将至，乃从飞骑三千人，驰入临榆关，道逢太子。上之发定州也，指所御褐袍谓太子曰：“俟见汝，乃易此袍耳。”在辽左，虽盛暑流汗，弗之易。至是，太子进新衣，乃易之。诸军所属高丽民万四千口，安集幽州，将以赏军，上愍其父子夫妇离散，命有司平其直，悉以钱、布赎为民。欢呼之声，三日不息。

十一月，易州司马陈元琰以罪免。

元琰使民于地室蓄火种蔬而进之。上恶其谄，免元琰官。

十二月，薛延陀寇夏州。杀侍中刘洎。

初，上将东行，谓侍中刘洎曰：“我今远征，尔辅太子，安危所寄，宜深识我意。”对曰：“愿陛下无忧。大臣有罪者，臣谨即行诛。”上以其妄发，怪之，及上还不豫，洎色悲怯，谓同列曰：“疾势如此，圣躬可忧。”或潜于上曰：“洎言国家事不足忧，但当辅幼主，行伊、霍故事。大臣有异志者，诛之自定矣。”上以为然，诏赐自尽。

以马周摄吏部尚书。

周以四时选为劳，请复十一月选，至三月毕，从之。

贞观二十年（丙午，646），春正月，夏州兵击薛延陀，大破之。遣大理卿孙伏伽等巡察四方。

遣大理卿孙伏伽等二十二人，以六条巡察四方。伏伽等多所贬黜，其人诣阙称冤者前后相属。上令褚遂良类状以闻。上亲临决，以能进擢者二十人，以罪死者七人，流放以下除、免者数百千人。

帝还京师。

上谓李靖曰：“吾以天下之众，困于小夷，何也？”靖曰：“此道宗所解。”上顾问道宗，具陈在驻蹕时乘虚取平壤之言。上怅然曰：“当时匆匆，吾不忆也。”

三月，诏皇太子听政。

上疾未全平，欲专保养，诏太子间日听政于东宫。既罢，则入侍药膳，不离左右。褚遂良请遣太子旬日一还东宫，与师傅讲论。从之。

杀刑部尚书张亮

人告张亮有反谋，上命按之。亮不服，命百官议其狱，皆言亮反当诛。独将作少监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，不当死。上不听，斩之。后岁余，刑部侍郎缺，上曰：“朕得其人矣。往者，李道裕议张亮狱，朕虽不从，至今悔之。”遂以为刑部侍郎。

闰月朔，日食。夏五月，高丽遣使谢罪，却之。

高丽王藏及莫离支盖金遣使谢罪，并献二美女。金即苏文也。上以师还之后，金益骄恣，表辞诡诞，待使者倨慢，屡违诏攻新罗，诏勿受其朝贡，复议讨之。